



西周的灭亡，一般说是缘于周幽王昏庸，“烽火戏诸侯”，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教科书的内容。其中的“烽火戏诸侯”之说，来源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这样描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及西周灭亡的：“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谀谄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虜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这段记载钱穆先生认为不可信：“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2012年，清华大学在整理获赠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之时，发现竹简的记述与史记所载相左。据清华简记载，周幽王是主动讨伐中国，申侯联络犬戎打败周王，西周因而灭亡，并无“烽火戏诸侯”的记载。

周朝的国本——礼乐制度

退一步说，就算“烽火戏诸侯”是真的，那也只是西周灭亡的一个偶然事件，其实，西周灭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礼乐制度的逐渐动摇。

西周建立后实行宗法制，“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制度。宗法制的关键是正嫡庶之辨，“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稳固贵族阶级的内部秩序。在此基础上治理天下采用“分封制”，其具体办法是：周王朝的国王以都城镐京为中心，沿着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划出一大片主地，建立由周王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此谓之“王畿”；王畿以外的全国所有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无数块，分封给各路诸侯。但这些封国面积很小，实质上都是一个个城堡式的军事据点，以此为中心对四周地方加以控制，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封国的绝对控制权，诸侯国像群星捧月似的，环绕拱卫着王畿。

周公制礼作乐，以完备的礼乐法度，巩固了周朝的统治。此后，周康王（在位 26 年）、

西周的衰亡

□ 韩 星

周昭王（在位 19 年）、周穆王（在位 55 年）、周共王（在位 12 年）皆以嫡子的身份相继成为天子，王室政治清明，国力强盛，诸侯们遵守法度，上尊天子，下安黎民，天下太平。特别是在周穆王时期，周穆王经常御驾亲征西戎，扩张了周的疆土，使周朝走向了鼎盛。

厉王止谤

可是，周共王死后，后来的天子犯下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使周朝逐渐由盛转衰。周共王的儿子周懿王生活奢侈，所用非人，外患不断。西戎曾经深入周朝腹地，兵临镐京城下，周懿王无力抵抗，选择迁都槐里以避西戎。周懿王听信谗言，用鼎烹杀了齐哀公，使齐国陷入长达几十年的内乱，这次事件无疑影响了周王室的声誉。周懿王（在位 8 年）死后，嫡子周厉王即位，情况更为糟糕。

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是周朝的第十代国王，当政时国家已出现衰象，外族入侵、诸侯作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空虚。偏偏新登基的周厉王又奢侈荒淫，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出现了危机。该收的税都收了，怎样再立名目设立新税呢？这时，手下一个叫荣夷公的大臣给厉王出了一个点子，让他对一些重要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都必须纳税。这个办法，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很多大臣也纷纷向厉王进忠言。其中有个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告厉王不要实行“专利”。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味宠信荣夷公，让他来负责实行“专利”。

周都镐京的国人因不满周厉王的政策，怨声载道。《国语·周语》记载说：“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在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得知后十分满意。对邵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好景不长，公元前 841 年，忍无可忍的国人终于发动暴动。周厉王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带了一些随从，偷偷溜出了王宫，逃到彘，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县，后来就死在了那里。国人推举共伯和行天子事。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周厉王的故事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民众是一个国家稳定与否的决定力量，民众虑之于心且宣之于口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善于治民者应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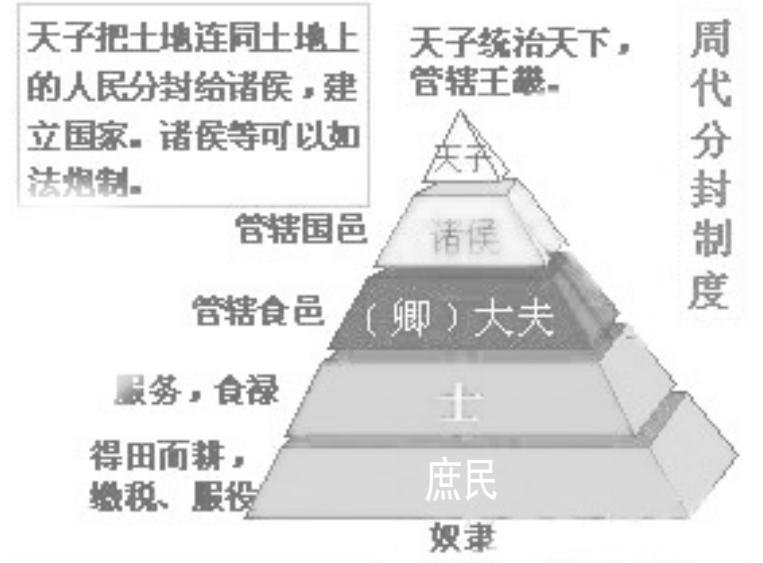
像疏导河流一样使民畅所欲言。

宣王废长立庶

周厉王死后周宣王继位，开始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任用贤能，恢复生产；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使西周的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但对四方连年用兵也大量消耗了周朝好不容易恢复的国力，晚年宣王对外用兵接连遭受失败，加之独断专行、不进忠言、滥杀大臣，中兴遂成昙花一现。

周宣王犯的一个大错误是带头废长立庶，乱了宗法制。鲁国武公带着长子姬括、少子姬戏被立为世子。十二年，鲁武公死，少子姬戏即位，是为鲁懿公。二十一年，鲁国的公子伯御杀死鲁懿公，自立为国君。三十二年，周宣王率军讨伐鲁国，杀死公子伯御，改立鲁懿公的弟弟鲁孝公为国君。鲁国的这场动乱是周宣王一手造成的，酿成了鲁国几十年不必要的动荡。

这一事件中，影响最严重的是周宣王“废长立幼”，以天子的身份主动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动摇了周朝的国本，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在诸侯们看来，周王尚且不遵礼法，他们



（上接 1 版头条） 同时我们也明确了这样一个道理：文化的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较越能显示自己，所以要坚持和其他文化开展交流。文化的民族特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多样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现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从而在新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化特色。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

坚定文化自信要把握好四个问题

第一，要区分精华与糟粕，坚持扬弃和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是所有过去存在过的文化都可以称作“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应该是指过去的主流文化，是长期流传，得到大多数数人广泛认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文化。还要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基础的变化，过去认为正确的文化观念，到了今天，可能并不正确，或者只有部分正确。例如，中华传统中的“孝”道，渗透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的依据。但孝道具有时代性，其内涵和行孝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当代社会，“父母在不远游”“埋儿奉母”等观念和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因此，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继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善于区分精华与糟粕，正确认识现象和本质，区分主流与支流、整体和局部，分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第二，要防止两个极端。一个是自晚清以来，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遭受外部势力欺凌的历史背景下在相当部分中国人中，尤其是在在文化精英中产生的文化自卑、文化虚无的极端思想，导致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本土文化全盘否定。在当

前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激荡，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争夺激烈的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和影响到文化领域，对坚定文化自信构成威胁，我们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以来，在一些人中产生的文化自负。这也是我们要高度警觉的问题。要培育全体国民健康的文化心理，就要努力恢复和加强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主体性、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滋养下，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表现出一种“自信而不自负，自豪而不自满，自尊而不自傲”的新格局，我们的文化就会成为一种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的伟大文化。

第三，在坚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也要善于在不同文化中寻找和发现共同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已经不再像旧中国是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无足轻重、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没有发言权那样的小角色，而是正在以自身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虽然带着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的中国方案和建议，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走上世界舞台，但我们并不是要输出自己的模式，推广中国道路，更不是要去与哪个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国际事务主导权，我们也不是要以中国的方式去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国际秩序体系。我们坚持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主张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坚持中华文化自主性、主体性的同时，要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来寻求中华文化和其他各种文化的共同点。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会议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时，特别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主席的深刻论述，把握思想

精髓。关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既有利于外界更全面客观地认识、理解中国，又能帮助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因此，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寻找中国与世界的共鸣点，阐述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要坚持实践第一，实干为先。这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又是强调实干为先，实干为要。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生活在过去，实践总是在不断前行的。文化兴盛，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推进在当代人的生产生活中的发明创造、创新，使之能很快成为引领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文化灯塔；二是努力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上下功夫。不经过这个实践创新的功夫，所谓优秀传统文化就只是博物馆中的文物。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坚持，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上下功夫，才能实现真正的坚持。文化的传承、兴盛，关键在实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有一首歌词讲，“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夫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非常朴素、非常深刻。今天我们讲文化自信，首先必须有文化自觉，这不仅是指一种认识，而是讲必须有历史担当、责任担当，扑下身子去学习，“撸起袖子加油干”，去创新、去开拓。过去有一句说法，“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强调这一点，在当下更具有十分重要、深刻的意蕴。

（作者系原文化部部长）

（上接 1 版二条）在国际层面，一些受西方不公正对待并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特别是曾深受新老殖民主义之害的国家，将全球化视为美国化、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进而反对全球化。

面对全球化遭遇的困局，原来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的一些西方大国却不愿承担应有的责任，而是试图退缩自保，对贸易伙伴大搞贸易摩擦，全然不顾这种做法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危害。这样的乱作为使得全球化困局雪上加霜，而那些有意愿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西方大国在全球化困局面前则显得无能为力。

不过，西方大国的退缩和失能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将走向末路。中国等新兴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正在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要继续拥抱全球化，而且要为全球化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明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在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而为全球化贡献力量正是大国责任的体现。

在扩大开放中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便停止或放慢开放的步伐，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不仅如此，中国开放的大门还会越开越大，中国要通过扩大开放来为全球化贡献力量，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

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首先体现为提出能够引领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理念。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确实存在弊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当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摆脱这些弊端，并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经济

到奸臣虢石父那里，他就借机向周幽王进谗言。周幽王在盛怒之下，准备兴兵伐申。申侯自知国小兵弱，势孤力单，不能与周匹敌，便先发制人，乘周幽王的军队尚未出动之时，联合东方的缙国和西方的犬戎，将周都镐京包围。周幽王因准备未绪，举烽火求援，诸侯无一响应，被申戎联军打得大败。周幽王、虢石父战败被杀，西周灭亡。

《史记》“烽火戏诸侯”虽然有传奇色彩，学者们多指出其不可信，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深层问题，即幽王作为天下共主，在诸侯中间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正如司马迁所说：“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由于幽王废嫡立庶，国家治理昏乱，进而导致“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于是诸侯从支持幽王转向支持平王，西周灭亡，平王避犬戎，东迁洛邑，是为东周。

后世人们把周幽王与周厉王并称，看成是与桀、纣一样的昏乱之君。《墨子·法仪》篇云：“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暴虐的君王桀、纣、周幽王、周厉王，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都厌恶、憎恨，带领他们咒骂上天，侮辱鬼神。他们残害的人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了国家，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后代子孙责骂他们，至今不休。《孟子·离娄上》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对百姓残暴太厉害，就会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自身危险、国家削弱，这指的就是幽王、厉王，即使后世子孙贤明有德，时隔多代，也改变不了祖上出身对他们的影响。《礼记·礼运》载孔子伤叹说：“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孔子认为西周的礼乐制度从幽王、厉王就开始败坏了，这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西周因幽厉而灭亡，东周继之，也从此日衰微。